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 文 安 主编

奇案写真

细述
奇案
真真假假

再现冤狱曲曲折折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奇案写真

◆ 文安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案写真/文安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ISBN 7-5034-1437-5

I. 奇… II. 文… III. ①历史事件—中国—清后期 ②历史事件—中国—民国 IV. K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542 号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奇案写真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封面设计: 虞 颢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盛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90.00 元 (全五卷 本册定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光绪之死	察存耆 (1)
珍妃命案	商衍瀛 (9)
珍妃的家世与入宫	(9)
珍妃与光绪	(11)
珍妃的被禁	(11)
珍妃死的前后	(13)
夜盗珍妃墓	陈宝蓉 (18)
珍妃的遭遇及珍妃墓	(18)
盗墓者的策划	(20)
惊险的第一夜	(23)
紧张的第二天	(25)
得手的第三夜	(29)
盗墓者的下场	(35)
东陵盗掘案件	王振民 (37)
盗掘慈禧陵墓案	林 山 (44)
塞翁失马	(44)
令人不忍离去的东陵	(44)
孙殿英何许人	(46)

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	(48)
孙殿英盗走了多少珍宝	(49)
盗墓案不了了之	(50)
恶果	(51)
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颜仪民 (53)
赛金花其人奇案	曹晋杰 (62)
出生官宦世家	(62)
荣任状元夫人	(63)
沪上重树艳帜	(65)
落难京城始末	(67)
历尽风尘坎坷	(68)
晚年贫困潦倒	(70)
张文祥刺马新贻案真相	陈功懋 (76)
一件历史疑案	(77)
三个历史人物	(78)
谋定后动，一击而中	(82)
司道忙乱，疑诬纷起	(83)
熬审中的张文祥	(85)
行刺缘由	(86)
刺马案轶闻	(92)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	杨 濬 (95)
构怨由来	(95)
小白菜与葛品连	(96)
流言是怎样起来的	(97)
案情发端	(98)
县官初讯	(100)
知府再审	(102)

按察巡抚会审	(104)
两上北京告“御状”	(105)
钦差会审	(107)
提审起解	(108)
刑部大审	(111)
海会寺开棺验尸	(112)
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	(113)
终是官官相护	(114)
虎口余生	(115)
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真相补遗	雷 鞭 (118)
杨菊贞与城隍庙签诗	(118)
胡雪岩鼎力相助	(120)
江浙派与两湖派之争	(121)
慈禧的直接干预	(122)
杨乃武与毕秀姑的最后归宿	(123)
毓贤被杀的经过	澹 园 (125)
晚清中美地产交涉案	姚粟周 (129)
棠浦教案	熊步成 (131)
震动朝野的南昌教案	黎静安 (135)
书甲辰三暗杀案	章士钊 (147)
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章士钊 (154)
清廷查办吴樾炸弹案	屠季和 (159)
吴樾炸弹案侧记	(159)
天津学界请愿立宪之一幕	(161)
袁树勋上海公堂案	叶竟吾 黄子蕴 (162)
袁树勋其人	(162)
上海公堂案	(164)

杨翠喜案	李泰棻 (178)
吴道明案始末	章士钊 (180)
清末放逐袁世凯	恽宝惠 (198)
武术大师霍元甲之死	晨 曲 (203)
苦练成才	(203)
柴市较量	(205)
津门谋生	(207)
痛打皇差	(208)
技传乡里	(211)
扬我武威	(212)
挫败侍卫	(214)
迎战强敌	(216)
张园打擂	(217)
遇害身亡	(219)
清末民初的杭州外交案	钟毓龙 (221)
同春坊传教案	(221)
大井巷打枪赌彩案	(222)
獐、陡二山开采石块案	(222)
鸦片案	(223)
清末黑河中俄交涉事件	赵砚青 (224)
中国第一宗商标官司	崇 光 凤 仪 (227)
县太爷给了个“说法”	(227)
官司打到大理院	(228)
树欲静而风不止	(229)
汪兆铭欲炸摄政王	单士元 (231)
我是怎样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	金祥瑞 (241)
赍臣被炸追记	常 顺 (246)

吴禄贞被刺案真相	载 涛等 (249)
袁世凯炮制交通大参案始末	叶子刚 (260)
轰动津门的“双烈女”案	周宝华 (264)
杨三姐告状之真相	肖 波 (268)
关于杨三姐及其告状	(269)
关于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及原因	(270)
关于剧本中的牛成、高拐子和开棺检验	(273)
熊希龄“盗宝”案	肖建生 (274)
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	余 盖 (284)
博物院管理宝物制度	(285)
易培基错用两个冤家	(287)
李宗侗得罪疯婆闯下大祸	(288)
张、崔、郑购买证人反被易、李抓住	(289)
张、崔、郑封锁易方消息	(291)
萧襄沛枉作替罪羊	(292)
易培基未能反诉之原因	(294)
吴稚晖撰联挽易	(296)

光 绪 之 死

蔡 存 者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①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②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人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

① 内务府：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掌管宫廷内的祭礼、财务、警卫、刑狱等事务。

② “知会”：通知。

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①吗？”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② 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③；我的姑丈、内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④ 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⑤ 医士“终日不得闲”。^⑥ 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

①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

②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③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④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⑤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⑥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

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①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②,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們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

①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② “票了”:喻无所得。

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

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得“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上半截是小紧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小紧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清鼻涕”与“小紧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级，内务府员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儿，小珍儿’的，还有什么‘小宝贝儿’……”那个太监说着，脸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

要叫我不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附录：

杜钟骏谈光绪之死

周续端

杜钟骏，字子良，清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他早年在浙江做地方小官，从政之暇，博览群书，尤通医理。杜氏家传外科，并精内科，每临症，洞察微隐，不拘古法，药到病除，医名噪于江浙，有“起死回生”之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德宗载湉患病，下诏遍求各省名医入京为皇帝治病。浙江巡抚冯汝骥，乃保荐杜钟骏。杜于是年七月初三日自浙起程，航海赴天津入京都，事后著有《德宗请脉记》一卷，备述为光绪帝施诊经过。

光绪帝之死，曾有各种猜测，以致斧声烛影，人言人殊。今观杜钟骏所撰《德宗请脉记》，似不至若世所传出于“鸩毒”，为西太后慈禧所毒死。

载湉自幼多病，身体素质极差。他四岁进宫以后，常患感冒

及脾胃病，用药频繁。成年后的光绪帝，由于在政治上屡受挫折，加之慈禧太后有谋害废立之意，所以整日提心吊胆，如坐针毡。如此景况使得光绪精神崩溃，幼年时留下病根复发，并日趋严重。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写道：“是日，皇上交下太医院方二百余纸，并交下病略一纸，云：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糖、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

光绪三十四年10月17日前后，德宗帝（即光绪皇帝）的病情已完全进入危机阶段，16日这一天，出现了肺部炎症及心肺衰弱的临床症状，情况十分严重。关于皇帝的病况，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中写道：“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你有什么法救我？’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到了10月20日（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光绪皇帝已是：“目眈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这即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中枢神经症状，说明光绪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20日半夜，光绪帝“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聚闭，势已将脱”。到了翌日中午，脉息已若有若无。延至傍晚，终于“龙驭上宾”，一命呜呼了。

综上所述，光绪皇帝的直接死因是由本身的疾病造成的，因而当时流传的光绪被谋害致死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杜钟骏一生除撰有《德宗请脉记》外，还著有《管窥一得》、《白喉问答》、《扶臈易》及《药园医案》等。

珍妃命案

高衍瀛

珍妃一案事实，传闻异词。因其被慈禧太后先行幽禁，后又置之死地的缘故，多数人都说是由于赞助光绪变法，为太后所深恨，故戊戌八月太后再次听政，即将光绪软禁，而为光绪亲幸的珍妃，又何能不被处罚呢。此说几乎众口一词，远近遍传。究竟前因后果，实在如何，无人记载，只是觉得珍妃死得可惜，死得冤枉。我对于此案，早有所闻。近日获见信修明太监所述《珍妃之死》文一篇，对于太后的行为及珍妃的生死前后，是其在宫中亲眼目睹。我将合于事实而有根据的择要参采，并参考当时史实与我从前所得的见闻分叙为四节：

(一) 珍妃的家世与入宫。(二) 珍妃与光绪帝。(三) 珍妃的被禁。(四) 珍妃死的前后。

以上所记，与普通传闻珍妃的事迹迥异。历史研究要明史实，且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不惜明白指出，并非故意标新立异。

珍妃的家世与入宫

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世族，镶红旗人。其祖为陕甘总督裕泰。父为长叙，官户部右侍郎时，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嫁第